

喻彬  
著

# 检察长

中国当代反腐主题电影《检察长》的原著

# 检 察 长

喻彬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检察长 / 喻彬著.-- 广州 :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491-1850-2

I. ①检… II. ①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94250 号

JIANCHAZHANG

检察长

---

作 者：喻彬

出版发行：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责任编辑：刘志一 陈 静

封面设计：肖晓文

责任校对：阮昌汉

责任技编：王 兰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广州市尚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8.75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

投稿热线：(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020) 87373998-8502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目录

CONTENTS

检察长

\ 001

天劫

\ 053

死亡情结

\ 097

逃生

\ 143

杀身

\ 215

真相

\ 245

检 察 长

0

海水在朝晖的映照下，使这座海滨城市提前进入白天的光景。

橙红色的霞光在海面上洒下了金子般的碎片。水天相接处，点点渔帆在耀眼的鳞波中游弋，有如觅食的水鸟。

一群摄影发烧友，早早地在这码头上占了最佳位置，一字排开支架把镜，拍摄海上日出那喷薄绚烂的一幕。

突然，传来树枝的断裂声，紧接着是一种肉团子砸在地上的巨大的闷响。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使一个扎着马尾的男子抱着照相机慌乱地窜进了海里，因为，这个从天而降的物体就砸在他的背后。

随即，人群乱作一团、呼声四起：有人跳楼啦！有人跳楼啦！赶快报警，叫救护车……

人是从码头边的望海楼楼顶跳下来的。这些摄影者惊魂甫定，便将镜头对准地上被树枝掩映的那团黑乎乎的人影拍摄，也有人掏出手机拨打电话。

随即，一连串的警笛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警察在望海楼的门口拉起了警戒线，一根被折断的树枝下躺着一个血肉模糊的男子，附近还散落着被摔破的手机零部件、鞋子、

手提包等物什。

警戒线就像一道牢固的堤坝，将越来越多的围观市民拦在外面。不少人用手机对着那血泊之中的躯体拍摄，紧接着在自己的微博或微信群里发布。

那个像一只忙碌的蜜蜂的记者，还穿着一身运动服采访目击者，没准是在晨跑的时候赶过来的。

勘查现场的警察在仔细地拍照，似乎不愿放过任何有可能隐藏真相的细节。

实际上，救护车和警车几乎同时赶到现场，医务人员用担架将男子抬进救护车。

看热闹的人群里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

“我还当是一只大老鹰扑下来了呢。”

“官场‘大地震’，跳的准是个贪官。”

“跳楼前，我见他和一个姑娘说了话。”

扎着马尾的男子在水里折腾了半天爬上来，落汤鸡一般走近警戒线，他看了看地上的血迹，又望着远去的救护车，骂道：“要找死，还想拿老子垫背？！老子跟你有仇啊？”

.....

一辆写着“检察”二字的吉普车呼啸而来，停在现场。龙兴华走下车，一眼就看见了顾刚。他对于顾刚出现在现场感到诧异，难道你有千里眼、风火轮？他认真地审视顾刚的脸，似乎要找出他幸灾乐祸的成分。

顾刚见龙兴华走来便迎了上去，“陆达成跳楼了。”

顾刚是有意将脸撇开，看着地上那摊血迹说话的，语气

十分平静，没有丝毫情感倾向。但心里却在想：说你还嫩了点，你不服气。这不，出大事了吧？

龙兴华是沧海市检察院代理检察长，又是专案组组长，在这件事上他知道自己的责任有多大。

龙兴华问：“陆达成现在怎样？”

顾刚将目光扔向远处闪着鳞光的海面，“不知道，刚送去第一人民医院。”

顾刚尽力掩饰着心里的不悦，身为沧海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干了大半辈子反贪工作，而这一号大案竟不让我参与。既然是局外人，你问我又有何意义呢？

龙兴华匆匆赶到沧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在急救室外的走廊上，陆达成的妻子、母亲、妹妹等人哭成一片。

龙兴华来到陆达成的母亲跟前安抚道：“我是市检察院代理检察长龙兴华……”话音未落，陆母一个耳光扇在龙兴华的脸上，龙兴华的左耳朵立时感到嗡的一声，注进了一股坚硬的冷风。他不但没有避闪，反而将头保持一种凝固的姿势，似乎在等待这位心怀丧子之痛的母亲第二记、第三记耳光。陆母想不到龙兴华如此冷静，她迟疑了一下，那挥举的手耷拉了下来，只是大声哭号着：“你还我儿子！你还我儿子……”顾刚上前劝慰陆母，并支到一旁说话。

陆达成的妻子魏群冲着龙兴华大声哭号着：“你们是不是来看老陆死了没？！死了，你们就走人。没死，就把他拉走？！”

龙兴华隐隐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危机感，但依然安

抚说：“魏大姐，我们没有把他送回家，这是我们的失误；但是我们询问陆达成全程都有录像，都是依照司法程序进行的……”

魏群不顾龙兴华的劝解，边哭边说：“我家老陆下午都是好好的一个人，被你们叫去审了一个晚上，就跳楼了……”

陆母上前指着龙兴华哭诉道：“不是你们逼的，他怎么可能跳楼？！还我儿子！”

此刻，最尴尬的是顾刚，他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可能给龙兴华落井下石或免死狐悲的感觉，但是又不能袖手旁观。

顾刚说：“伯母，如果您怀疑可以查看我们询问时的录像记录，陆达成的死因，我们一定会尽快查清……”

魏群打断道：“闭嘴！就是你们逼死了我老公……”

急救室的门开了，走出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好家伙，那医生就像是朝鱼群里扔下的一团诱饵，人群呼啦啦涌了上去。

龙兴华挤在前面，拿出工作证件对医生说：“我是市检察院代理检察长龙兴华，负责调查陆达成案件的专案组组长。请介绍陆达成的状况。”

医生说：“好，请到我们医生办公室去吧。”

魏群怒不可遏地冲上去，说：“医生，我是病人家属，陆达成到底怎样？”

人们都将目光聚焦在医生的脸上，似乎想从其表情中读

出陆达成的生死状况。

医生说：“我们正在全力抢救，但是……情况不乐观。”

医生说完和龙兴华继续向前走去。

魏群悲恸地哭泣着，嘴里含混不清地诅咒：“姓龙的，你简直不是人！在救命的节骨眼上，还把医生带走。”

陆达成的家属望着龙兴华和医生的背影，都感到匪夷所思。

1

顾刚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会议室，找了个位子坐下。他想，过去，这一号大案的案情分析会都没有我顾刚的份，今天把我叫来，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龙兴华说：“老顾，陆达成的死，首先是我的失职，没有派人护送他……”

顾刚说：“你是想问，老陆坠楼，我怎么这么快就赶到了现场？”

龙兴华说：“不，我是说，老陆死了，案子的调查不能停止，反腐工作还得继续，我们得同心协力、从长计议。”

“老陆的意外，是谁都想不到的事。”顾刚说，“当时，小孙把老陆送出门的时候，我刚好在大门口。我见小孙折回大院里了，让老陆一个人走，我就知道不妥，于是打电话让小杨跟在老陆背后，没准能有些发现。可是，过了一会

儿，小杨就打我手机，说陆达成跳楼了。”

小杨说：“我接到顾检的电话，赶到大院门口，就远远看见一个人往滨海路跑。我追上去一看不是陆达成，是个晨跑的人。”

顾刚说：“你是怎么知道陆达成跳楼的？”

“我发现跟错人了，就沿着滨海路漫无目的地寻找。不一会儿，望海楼就有人跳楼了，我立即打电话向顾检汇报。”小杨顿了顿说，“后来，警察把我带去做笔录了。”

顾刚说：“龙检，如果没有问题了，我该回避了。”顾刚说着起身兀自走出会议室。

龙兴华挽留道：“老顾，老顾……”

龙兴华和孙方等专案组的成员继续分析陆达成的死因。

孙方从办案刑警处翻拍了陆达成的遗书，那张遗书的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

孙方将遗书的照片放在电视荧屏上播放，遗书的内容是：“我先向经典房地产公司暗示可以改变土地性质搞住宅，后用威胁的手段向他们索贿200万，数额巨大，罪行严重，对不起党的培养和人民的信任，我只能以死谢罪！”

孙方说：“笔迹鉴定结果是，这份遗书是陆达成本人写的。”

“但是，他的死因十分可疑。”龙兴华说，“小杨去公安局调取闭路监控视频……”

话音未落，小杨走进了会议室，“监控视频拿到了。”

龙兴华说：“好！赶紧播放。”

小杨将数据优盘插进电脑里，画面显示：陆达成走在望海楼附近的人行道上，一个身穿运动服的姑娘小跑着追上陆达成，递给陆达成一部手机、说了一句话，之后就沿着海堤跑去。

陆达成接过手机看了看，迟疑了片刻，环顾四周后继续前行。走着走着突然手机铃声响了，陆达成紧走几步闪进一个隐蔽的地方，接通了电话。之后，陆达成走进了望海楼。

不久，望海楼下突然传出尖叫声和喧闹声。

小杨说：“我远远听到尖叫声‘有人跳楼了’，我跑过去一看，陆达成就躺在地上……”

龙兴华说：“陆达成出事前收到的这部手机很可疑。有没有通话记录？”

“查过了。”孙方说，“陆达成出事前十多个小时，他的手机都没有通话记录。”

龙兴华想，陆达成死得蹊跷，一定有一只无形的黑手在幕后操纵着陆达成，然而，这只幕后黑手又是谁呢？

龙兴华安排专案组迅速查清将手机交给陆达成的那个姑娘的身份，尽快查明陆达成的死亡真相。

邓伟说：“经典房地产公司总经理王欢和副市长王喜是亲兄弟，或许……”

龙兴华：“我们办案，一定要用事实说话。”

梁秘书走进会议室，神情紧张地说：“龙检，省检察院的调查组来了，说要见你。”

大家一听都感到十分诧异。

“大家继续。”龙兴华说完走出了会议室。

沧海市国土资源局局长陆达成跳楼的消息不胫而走，网上传得沸沸扬扬。人们都知道陆达成跳楼前被市检察院传讯，又是从检察院出来再跳楼的，于是对陆达成的死因产生了种种猜测。更多的是猜测检察院在对陆达成传讯过程中，可能实施了刑讯逼供。

省检察院调查组就陆达成之死对龙兴华展开调查。

## 2

龙兴华刚上任就接到这个一号大案的烫手山芋——沧海市经典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原有的市重点工程经典文化创意园区的土地上，开发了15栋35层的住宅楼。由于房产证迟迟办不下来，所以业主抗议，有人服毒自杀，民怨沸腾。国土局、规划局、城建局、招标办等多个部门涉嫌渎职犯罪。

龙兴华对举报材料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感觉自己被推进了一条没有退路的黑胡同，吉凶难卜。

在第一次案情研讨会上，龙兴华就碰了个钉子。姗姗来迟的顾刚，打断正在介绍案情的孙方，“小孙啊，我是分管自侦案件的副检察长，这种案子交给我就可以了，不用兴师动众浪费大家的时间了。是吧，龙检察长？”

龙兴华从顾刚的话语中明显闻出了火药味，但是平和地说：“老顾，还是让小孙把案情介绍完。小孙，继续讲。”

孙方接着说：“举报材料还附有视频光碟，下面我就播

放给大家看看。”

孙方说着将一张光碟放进多媒体主机里，大屏幕上立即显示闭路监控视频录像：夜幕中的某私人会所，时空中萦绕着缠绵的小夜曲。一对对衣着光鲜的男女，在柔和的灯光下悠闲地踱步、深情地拥吻、暧昧地对视。

突然，一个拎着皮箱的青年男子匆匆走来，与一个托着盘子的服务员相撞，服务员手上的盘子跌落在地，红酒瓶和高脚杯都打碎了，碎玻璃片散落一地；青年男子手中的皮箱也被撞落在地，皮箱盖子打开，撒出一沓沓百元钱钞。服务员连声说“对不起”，同时去帮着捡皮箱，却被青年男子一把推开。青年男子警觉地窥视了四周，匆匆将一沓沓钱钞捡进皮箱里，提起箱子走到一个安静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边坐下等人，装着钱钞的箱子就放在桌子底下，用双脚夹着。

青年男子心神不宁地打量着四周的动静，不时地看着手中的手机。一会儿，手机响了，他立即接通电话，低声说了几句，看了看周围就起身离开桌子，向一旁的黑暗处走去……

继而，一名中年男子走过来，提起桌子下面的钱箱子看了看四周，便匆匆离去。

孙方拿着遥控器使视频快退到中年男子正面对着闭路监控镜头的一刻并定格：“经过技术分析，这名提走钱箱子的男子，和市国土资源局局长陆达成神似。”

顾刚说：“‘神似’只能是嫌疑对象。再说，这个拎箱

子来的年轻人身份调查清楚了吗？”

孙方说：“经核实，这个拎箱子的人，是经典集团的一个司机，目前已经离职，下落不明，我们正在寻找。”

“经典集团从拿地到擅自改变土地性质，再到非法盖起十几栋高层住宅，到最后非法销售，都一路畅通，如果不是业主抗议闹出了人命，国土局的批文下来后，一切就变得合理合法了。”龙兴华说，“这是个窝案犯罪！我们立即成立专案组，我来担任专案组组长，孙方担任副组长……”

顾刚一听由孙方担任专案组副组长，便怒火中烧，心想我堂堂一个主管自侦案件的副检察长，居然被晾在一边，于是说：“我……”

龙兴华继续说：“孙方兼任调查一组组长，邓伟担任调查二组组长，你们分别对国土局陆达成和经典房地产公司进行调查……”

顾刚突然站起正要发作，又压住火，声色俱厉地说：“龙检，我要和你单独谈谈！”

龙兴华说：“好，散会！顾检，我们谈谈。”

人们纷纷走出会议室，只剩下龙兴华和顾刚对面而立。

顾刚气愤地说：“你怎么能这么分工？我作为副检察长一直分管自侦案件，这个案子应该交给我来处理！可是，我现在连专案组成员都不是？你干脆把我免职算了！”

面对气咻咻的顾刚，龙兴华示意他坐下来慢慢谈：“老顾啊，你是我的老上级，论资排辈，新检察长应该是你……”

顾刚抢白道：“别扯远了……”

“但是，”龙兴华将声音提高了八度，“组织上任命我，自有组织上的考虑。我从来没有向组织跑官、要官，纯粹是天降大任！”

顾刚鄙夷地冷笑了一声，心想，姓龙的，你就别把自己当成反贪专家了，去省检察院镀镀金，就跑到我们这里来一手遮天，“龙检，我问你，我作为一直分管自侦案件的副检察长，这一号大案的专案组居然将我排斥在外，你这不是搞独断专行吗？！”

龙兴华依然淡定地说：“作为代理检察长，我有权直接指挥部署重大案件的检察工作。顾刚同志，我担心你的情绪会影响工作。”

顾刚就像屁股被锥子猛扎了一下，突然站起来，“我的情绪？我在检察院工作了32年，从来没有因为个人情绪影响任何工作。”

龙兴华知道这是个涉及多个政府职能部门犯罪的窝案，同时了解到顾刚和有关涉案人员关系非同一般，于是说：“顾刚同志，这个案子情况特殊、形势紧急，没有和你事先商量，这是工作需要，大家都必须服从！”

“服从？你放心，我一定服从组织的决定。但是，这不代表我会对你俯首帖耳！”顾刚笑了笑说，“龙代检察长，我顾刚在工作上是个喜欢较真的人，我会誓死维护法律的尊严，特别是在执法程序上。请记住，你千万别犯错！”

## 3

龙兴华身着便服来到经典花园售楼处，他惊奇地发现昔日拉横幅聚集声讨的业主不见了，此处完全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他感觉这个现象十分可疑，决定向曾经参与抗议的业主了解情况。于是来到金贵鱼档，档主胡金贵原是沧海市郊区的渔民，现在经营海鲜鱼档，他在经典花园一期买了一套130平方米的复式楼。

胡金贵一边卖鱼一边和龙兴华搭话：“售楼部的头儿说：‘我一口唾沫一颗钉！三个月内房产证一定办下来，办不成给业主退还房款，还赔偿百分之五的滞纳金。’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那就等他们办下来，我们也不闹了。”

“哦，原来是这样。”

“听说开发商手眼通天。”胡金贵说着给龙兴华递上一支烟，龙兴华摆手以示谢绝。

龙兴华在回去的路上一直想，经典公司在对业主采用缓兵之计，同时，对于改变经典花园土地使用性质的批文的批复绝对充满信心。于是，立即派孙方到市国土局调阅经典花园土地项目的批文，打他个措手不及。

市国土局办公室主任皮用兵将孙方安排在接待室，递上一杯茶，“你稍等，我这就去办。”

一会儿，皮用兵抱来一大摞的卷宗材料。

孙方快速翻阅卷宗，可是不见所需要调阅的资料，于是再次强调：“我们需要的是15508地块的原始资料。”